Investigating Concerns of Security and Privacy Among Rohingya Refugees in Malaysia

Theodoros Georgiou*

赫瑞-瓦特大学，t.georgiou@hw.ac.uk

Lynne Baillie

赫瑞-瓦特大学，l.baillie@hw.ac.uk

Ryan Shah

赫瑞-瓦特大学，r.shah@hw.ac.uk

在全球移民日益增加的背景下，难民社区的安全与隐私问题已成为亟待关注的重要议题。罗兴亚难民是来自缅甸的无国籍穆斯林少数群体。冲突爆发后，他们被迫逃离家园，其中许多人逃往邻国，最终居住在难民营中，例如孟加拉国的难民营。然而，也有一些人迁移至马来西亚，而抵达当地的罗兴亚人则以城市难民的身份生活在当地社群之中。然而，马来西亚并未在法律上承认罗兴亚人的身份，他们获取医疗保健和教育等公共资源的机会也受到严格限制。这意味着，与其他难民群体相比，他们面临着不同的安全与隐私挑战，而缺乏法律认可、社会孤立以及无法获取重要资源等问题，往往进一步加剧了这些挑战。本文探讨了罗兴亚难民安全与隐私问题所带来的影响，重点关注现有且可获取的技术援助，并揭示了在解决方案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中采用以人为本的方法、充分考虑这些需求的迫切性。总体而言，本文围绕罗兴亚难民安全与隐私问题所展开的讨论及研究发现，为更广泛的人机交互领域的研究人员、从业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源。

CCS 概念 • 安全与隐私 ~ 安全与隐私的人类与社会层面 • 以人为中心的计算

附加关键词与短语：罗兴亚人、难民、安全、隐私、安全

ACM 参考格式：
第一作者的姓名、名字首字母和姓氏，第二作者的姓名、名字首字母和姓氏，以及第三作者的姓名、名字首字母和姓氏。2018。《论文标题：ACM会议论文集稿件提交模板：这是论文的副标题；本文档既说明了使用 Word 的作者应采用的提交格式，也展示了该格式。载于伍德斯托克 '18：ACM神经凝视检测研讨会，2018年6月3日至5日，纽约州伍德斯托克。ACM，纽约州纽约市，美国，10页。注意：稿件录用后处理时，此部分将自动生成。

1 INTRODUCTION

罗兴亚人是缅甸的一个无国籍穆斯林少数群体。缅甸若开邦爆发冲突后，他们被迫逃离家园。缅甸仍拒绝给予罗兴亚人公民身份，也不承认他们是人类[1], , 即便国际法院已下令缅甸采取措施，保护罗兴亚社群成员免遭种族灭绝。逃离缅甸的罗兴亚难民大多最终进入孟加拉国的难民营

（2017 [4]人），其他人则迁往泰国和马来西亚。抵达马来西亚的罗兴亚难民（目前约有105,000 [2]人）以城市难民的身份生活在社群中[3] ——这对这个无国籍难民群体而言，是一种相当独特的处境——他们大多聚居在首都及槟城等其他主要地区。然而，与身处难民营相比，在城市环境中处于无国籍状态给罗兴亚人带来了另一系列挑战。具体而言，他们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他们无法返回原籍地（即缅甸），因为当地不向他们发放证明其确为缅甸难民的证件；他们也无法在现居地继续前行或取得国家地位，同样是因为缺少上述证件。以马来西亚为例，该国既未批准《1951年难民公约》，也未批准《1967年议定书》[5]，，这意味着罗兴亚人在法律上不获承认，且获取公共资源（如公共医疗和教育）的渠道有限或受到限制[6]；此外，没有任何文件证明其身份，也进一步妨碍了他们获得法律承认。这体现了罗兴亚难民无国籍处境的独特性，与其他难民群体相比尤为如此。

他们为了躲避极端暴力而逃离自己的国家，因此，罗兴亚社群最主要的关切之一涉及安全以及可用于应对紧急情况的功能，这并不令人意外。不幸的是，罗兴亚人在马来西亚遭受虐待、暴力和剥削，当局（例如警察）往往还会助长这类行为。举例来说，警察可能会逮捕罗兴亚人，并要求他们交出身上所有东西。由于他们处于无国籍状态，很可能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交出钱或手机。他们往往过着仅够糊口的生活，并从事非法工作；手头仅有的钱对他们而言是维持生计的关键保障。因此，为了减轻并避免剥削，追踪和用户画像相关的隐私问题很可能最为重要。因此，必须假定，为马来人口安全而设计的现有途径可能并不适用于罗兴亚人，因而需要其他方式，例如替代的紧急联系人。此外，缺乏易于获取且方便使用的技术援助，无法帮助罗兴亚人等城市难民群体[7]。虽然有许多应用程序可用于传达安全或援助需求，但这些应用程序通常并不符合边缘化社群中非法、无证移民的需求[8,9]，，尤其不适用于罗兴亚人等身处城市环境中的无国籍边缘群体[10-13]。例如，罗兴亚城市社群中的家庭或小群体往往必须共用一部手机，因此个人隐私和同意方面的疑虑始终未得到解答。现有的信息共享同意协议，例如 TikTok 等社交媒体应用程序的隐私政策，都是以个人使用平台为前提设计的，因此很可能不适用于无国籍和边缘化群体。

2 METHODOLOGY

我们开展了一场多阶段研讨会（详见 [14]），旨在更全面地了解罗兴亚难民利用现有可用技术（如手机）的需求，以及基于这些技术开发的新技术如何帮助他们开展日常活动——无论是在抵达新的收容国初期，还是在抵达很久以后；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了解他们所经历的情况和面临的挑战 [15,16,17]。本文深入探讨生活在城市环境中的难民所关注的安全与隐私问题。我们通过在马来西亚与罗兴亚难民及为他们提供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开展多阶段研讨会，收集数据并获得见解，为此项研究提供了基础。共有54名年龄在13至45岁之间的罗兴亚人（27名男性和27名女性）参与了研究。由于罗兴亚社群的文盲率相对较高，为避免参与者因不识字或不会写字而感到被排斥，我们仅征得所有参与者的口头同意，也没有明确要求他们书写任何内容。非政府组织负责招募参与者并征求同意，并明确说明参与研究不会影响他们与该组织的关系，也不会影响该组织向任何个人或社群提供的服务与支持。

本研究的流程和所有伦理提案均由我们与当地非政府组织（其使命是保障罗兴亚社群的安全）以及一位专攻少数民族与难民社区的马来西亚专家合作者共同制定。非政府组织的几名工作人员本身也是罗兴亚人，因此他们充分了解自己社群的需求。本研究已获该非政府组织（马来西亚）伦理审查委员会和我们所在大学（英国）伦理委员会批准。未成年人由家长或非政府组织陪同；无法由家长陪同时，则由非政府组织陪同。研究的初始阶段旨在收集以下信息：从初到马来西亚时作为难民的居住情况，到当下的相关经历；他们初抵时能够使用哪些技术，以及如今如何使用这些技术；最后，根据他们作为无国籍难民的经历，设计并讨论新的技术概念（如应用程序或交互方式）。随后，我们为参与该研究的参与者安排了一项文化探针活动 [18,19] ，以深入了解他们独特的个人处境，为未来的设计提供参考。

2.1 Phase 1 – Participatory Design Workshop

在第一阶段，讨论主要围绕当前状况，以及技术对他们日常生活的融入和影响展开。由于处于无国籍状态，罗兴亚难民容易遭受骚扰、虐待、暴力和剥削——警察等当局往往还会助长此类行为。由于马来西亚政府不向他们发放工作许可证，大多数罗兴亚人只能勉强糊口，通过非法工作来养活自己和家庭。手机和互联网的使用对于通知家庭成员自己平安无事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他们必须前往社群之外的地方，或遭遇剥削等危险情况时

遭到警察剥削。例如，一名参与者提到：“紧急情况时可以打电话给母亲。如果有人骚扰我，或者发生任何事情，我可以立即给父亲打电话。”许多罗兴亚人经常在家庭成员或社群成员之间共用手机。现有的同意协议无法为此提供帮助，反而可能使他们更容易被发现，也更容易遭到攻击或剥削。我们发现，参与者非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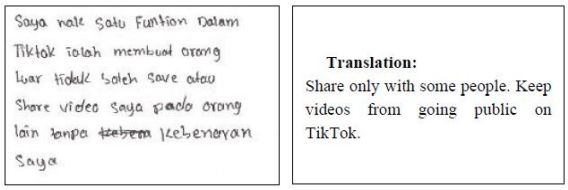


Figure 1: Privacy awareness related to existing consent protocols i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网上分享数据的行为，其中一些参与者还通过绘画或文字描述了相关功能，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管理自己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数据的方式，以及数据分享的对象（图 1）。这一例子凸显了我们此前提出的观点：罗兴亚人认为，TikTok 等平台现有的隐私政策和同意协议并不适合他们。

2.2 Phase 2 – Cultural Probes

每位参与者都收到了一套文化探针套件，其中包括一本带有任务的素描本、一台录音机和一台相机，旨在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背景。许多参与者将钱视为自己最私密的物品；鉴于罗兴亚人受到警察等当局的剥削，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一位参与者的话突显了这一点：“如果我的丈夫或孩子只是在公寓周围走走、玩耍，村庄 *[...]* 警察就会来逮捕，他们会说，把你所有的东西交出来 *[...]* 如果你不交，你就会被带到法院。” 有趣的是，通过观察他们提交的照片可以发现，他们对隐私意识和安全有着高度认识，知道如何避免用户画像和追踪，因为这些行为可能导致剥削。尽管我们从未要求参与者这样做，但许多人都用我们提供的号码卡遮住脸部，再在照片上进行标注；或者在自己家中背对相机拍照

（图2），而在自己的家中，他们本应会感到相对安全。照片清楚地显示出一种不安全感或未安定感：他们居住的房屋似乎几乎没有任何个性化布置，而个人物品看起来几乎都已打包，仿佛“随时准备离开”。



Figure 2: Participants electing to hide their face during a cultural probe activity.

3 DISCUSSION AND IMPACT OF SECURITY AND PRIVACY OF ROHINGYA REFUGEES

隐私和安全是所有个人的核心需求，无论其族裔或背景如何。边缘化的城市难民可能难以获取数字技术，并面临数字排斥的风险，而这可能对其安全和隐私产生严重影响 [20]。对于无国籍且生活在城市人口中的罗兴亚难民而言，他们对所使用技术的隐私和安全要求更为敏感，例如使用技术联系适当的援助组织。与其他难民相比，这种情况并不总是相同，尤其是对于生活在有组织营地中的难民而言。这使他们容易受到警察等当局的骚扰和剥削，导致他们经常隐藏自己的身份，以避免被追踪和建立用户画像（图2），并对钱或贵重物品保密。其他边缘化的城市难民也面临雇主和房东的剥削，同时缺乏获得法律援助和保护的途径[21]。此外，尽管许多难民通常不被允许合法工作，但由于罗兴亚人没有国籍，且容易受到当局的剥削，他们通常生活在能够迅速收拾行李并离开的环境中。虽然确实存在一些用于保障安全的应用程序和数字工具，例如能够提供紧急情况和援助设施实时地理定位信息的工具[1]，，但考虑到遭受剥削的风险，这些工具可能并不适合罗兴亚人。一种解决方案是使用匿名地理定位标签来标记潜在热点区域，帮助其他人避免可能遭受的剥削，并提醒非政府组织启动预防性调查。无论如何，对于使用个人标识符（例如地理定位信息、姓名等）的工具，都必须给予特别关注。这样做是为了降低追踪和用户画像带来的风险，同时，现有的同意协议必须考虑到具体情境，并确保用户能够理解相关内容且明确表示同意。罗兴亚参与者所展现出的高度隐私意识凸显了这一点。归根结底，我们的研究发现不仅能够惠及罗兴亚人，还能为全球其他少数族裔群体带来益处。更广泛的人机交互领域可以从本文关于特殊少数群体和边缘化社群的安全与隐私讨论中汲取经验，在借鉴研究发现和实践经验的同时，得出适用于其所研究社群的结论。

[1] https://www.safezoneapp.com

REFERENCES

[1] BBC亚洲新闻。（2020）。缅甸罗兴亚人：关于这场危机，你需要了解什么。2020年1月23日。https://www.bbc.co.uk/news/world-asia- 41566561.[2] Rahman, M.M. 和 Dutta, M.J.，2023年。《联合国（UN）卡片、身份与罗兴亚难民的健康协商》。《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20(4)，第3385页。[3] Nah, A. M.（2018）。马来西亚城市地区的难民与空间。《强迫迁移评论》，34，29–31。http://www.fmreview.org/sites/fmr/files/FMRdownloads/en/urban-displacement/29-31.pdf[4] 联合国难民署。（2020）。孟加拉国难民应对情况。业务门户网站——难民状况。https://data2.unhcr.org/en/situations/myanmar_refugees[5] Stange, G.、Sakdapolrak, P.、Sasiwongsaroj, K. 和 Kourek, M.（2019）。东南亚的强迫迁移——当前研究简述。《奥地利东南亚研究杂志》，12(2)，249–265。https://doi.org/10.14764/10.ASEAS-0024[6] Lego, J.（2018）。让难民显现或消失：在泰国和马来西亚识别难民与寻求庇护者。《奥地利东南亚研究杂志》，11(2)，183–198。https://doi.org/10.14764/10.ASEAS-0002[7] 联合国难民署。（2016）。连接难民：互联网和移动互联如何改善难民福祉并改变人道主义行动。
http://www.unhcr.org/innovation/wpcontent/uploads/2018/02/20160707-Connecting-Refugees-Web_with-signature.pdf[8] Guberek, T.、McDonald, A.、Simioni, S.、Mhaidli, A. H.、Toyama, K. 和 Schaub, F.（2018）。保持低调？无证移民中的技术、风险与隐私。《计算机系统中的人为因素会议论文集》，2018年4月，1–16。https://doi.org/10.1145/3173574.3173688[9] Davis, H.、Fellow, R. 和 Farmer, J.（无日期）。数字参与：让多元化和边缘化群体参与其中。https://doi.org/10.1145/3010915.3011866[10] Sanyal, R.（2012）。难民与城市：一场城市讨论。《地理指南》，6(11)，633–644。https://doi.org/10.1111/gec3.12010[11] Hussain, F.、Safir, A. H.、Sabie, D.、Jahangir, Z. 和 Ahmed, S. I.（2020）。构建希望的基础设施：孟加拉国罗兴亚难民中的团结、领导力、协商与信息通信技术。2020年信息与通信技术促进发展会议（ICTD2020）论文集，1–12。https://doi.org/10.1145/3392561.3394640[12] Zaman, K. T.、Hasan, W. U.、Bazlul, L.、Motahar, T. 和 Ahmed, N.（2019）。探索孟加拉国罗兴亚女性社群福祉面临的挑战及解决方案。TENCON 2019——2019年IEEE第十区会议（TENCON），359–364。[13] 无国界译者。（2018）。语言经验教训：我们在与罗兴亚难民沟通方面的经验总结（11月刊）。
https://translatorswithoutborders.org/wpcontent/uploads/2018/12/TWB_Bangladesh_Comprehension_Study_Nov2018.pdf[14] Georgiou, T.、Baillie, L.、Netto, G. 和 Patterson, S.（2023）。探索支持马来西亚罗兴亚难民的技术概念。《与计算机交互》。即将刊出。https://doi.org/10.1093/iwc/iwad026[15] Fisher, K. E.、Yefimova, K. 和 Yafi, E.（2016）。“未来的蝴蝶”：与叙利亚难民青年协同设计信息与通信技术导航工具。IDC 2016论文集——第15届国际交互设计与儿童会议，25–36。https://doi.org/10.1145/2930674.2930701[16] Almohamed, A. 和 Vyas, D.（2016）。为边缘化群体进行设计：迈向理解难民与寻求庇护者的生活。DIS 2016会议伴随论文集——2016年ACM交互系统设计会议：Fuse，165–168。https://doi.org/10.1145/2908805.2909415[17] Almohamed, A.、Vyas, D. 和 Zhang, J.（2017）。重建社会资本：通过参与式设计吸纳新抵达的难民。第29届澳大利亚人机交互会议（OzCHI 2017）论文集，59–67。
https://doi.org/10.1145/3152771.3152778[18] Wyche, S.（2020）。在人机交互促进发展领域/信息与通信技术促进发展中使用文化探针：来自肯尼亚邦戈马的设计案例研究。《ACM人机交互》，4(CSCW1)，1–23。https://doi.org/10.1145/3392873[19] Brown, A. V. 和 Choi, J. H.（2018）。在协同创作实践的模糊前期阶段探讨难民及其创伤后历程。参与式设计会议（PDC），2，1–11。
https://doi.org/10.1145/3210586.3210598[20]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2018）。数字生活：难民与互联网。取自 https://www.unhcr.org/digital-lives- refugees-internet.html[21] 国际特赦组织。（2017）。敌意环境：英国政府如何辜负难民与寻求庇护者。取自 https://www.amnesty.org.uk/sites/default/files/hostile_environment_report_english_1.pdf